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十回 陡變幻人心叵測 善支離世事難為

且說紫旒在張園遇見了五少大人，便連忙上前週旋，問：「來了半天了麼？今天來得早，茶泡在那裡？」五少大人道：

「我還有一個朋友在海天勝處開燈。」說罷，信步繞了一個圈子。紫旒跟著招呼，評花品柳，不覺到了海天勝處。原來魯薇園同在一起。見了紫旒，便起身招呼，紫旒也就相讓坐下。五少大人對紫旒道：「今日彼此當面見了，不妨直說。薇翁奉了札來查喬子遷的事，一向都以為你和子遷是一黨的，還托我向你查問，所以我前回請你到蘭芬那裡去。當晚不曾見著，後來我想這件事是無從查問的，如果你是他一黨，一查問起來，倒先走了消息了，所以以後就沒有說起。方才薇翁來告訴我，才知道你也落了騙局。」紫旒連忙道：「少大人明見，伊某雖十分糊塗，也不敢乾這個荒唐事。」轉身又對薇園道：「方才那廝寄了一封信來，已經得了他的地址，看薇翁怎樣辦法？」說罷，在身邊取出那封假信，遞給薇園，又把那張假股票遞給五少大人看道：「這就是上了一萬銀子當的憑據，請教少大人有甚辦法可以追得回來？」

五少大人接在手裡，在煙榻上躺下去看。薇園看完那封信，也遞給他。五少大人看過道：「既然有了地方，薇園就少不免要一面電稟山東，一面自己趕了去。一到得廣東，也不必和他理論，通知了地方官把他拿下再說。」薇園沉吟道：「可否求少大人拜會上海道，請他打個電報去廣東，把他提了來，省得跑這一次？」五少大人笑道：「你好呆氣，你想，這樣辦去，也不必我去拜上海道，你是奉了札來的，就是你自己走一次，說明了原委，怕道台不替你辦麼？不過我想你這回的差使，是金礦局認了夫馬盤費的，樂得借此到廣東走一次玩玩。我日間也要回山東去，你且詳細寫一個稟帖，我來代你帶去。」紫旒故意躊躇道：「薇翁如果到廣東，不知可能代我帶了這張股票去？就在那邊追一追。」五少大人道：「你好呆！他雖到廣東去，這個案子總要解到山東去辦的，就是追款，也要到山東去追。再不然，也要等他回到上海才好商量。此刻莫說薇園帶去沒用，就是你自己親到廣東，也要等這個案子歸宿到那一處，才好在那一處呈案求追呢。」說話時，薇園一面想心事，紫旒一面裝愁苦，又搭訕著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，方才各各散開。

內中單表魯薇園，回到金子店裡，看不見李閒士，問起來，才知道因為蘇州有一票交易，已於四點鐘時附了內河小輪船去了，要後天才得回來。薇園便到自己下榻的房裡坐下，細想主意。開出文具箱來，要取紙筆起個稟帖稿子。翻出護書一看，原來那二萬五千兩匯豐存折還夾在裡面，不覺呆了一呆，暗想這個東西，何以不曾還閒士呢？仔細復想，原來那天拿給紫旒，紫旒不收，後來我和他兩個去赴了一回席，吃多了幾杯，回來便各自歸房，所以放在我這裡，未曾還他。此刻我想到廣東去，他又走了，我這東西交還那一個才妥當呢？想罷，仍舊放好。

拿了紙筆出來，呆呆的出了一會神。取過新聞紙，看看出口船期，恰好明日招商局廣大船出口往廣東，順眼看下去，是太古通州船同日出口到天津。忽然心中一動，便換了個主意。等吃過了晚飯，便親自到船局去，打聽明白，然後回去，連夜起了個稟稿，又騰正封好了。到了次日，拿了匯豐手折，到匯豐銀行去提了那二萬五千兩銀子出來，到票號裡轉了匯單。看官！

須知這二萬五千銀子，原是用他名字去存放的，所以一提就著，毫不為難。

閒話少提。且說薇園又去見五少大人，交托了那封稟帖，說即日就動身，五少大人倒誇贊他做事情爽快。薇園談了幾句，便辭了出來，到伊紫旒處辭行。紫旒外面和他應酬，心裡卻暗暗好笑，不料我閒問一句謊話，卻把他調到廣東去了。應酬了一番，薇園自回豐盛樣，叫自己帶來的家人拾掇行李，即夜動身。紫旒又請到花錦樓處置酒送別。到了九點鐘時候，還親自送薇園到廣大船官艙裡。只見薇園的家人及豐盛樣的兩個伙計，已將行李送到，安置妥貼。紫旒盤桓了一會，方才別去。五少大人也差人拿片子來送行。一會豐盛樣的伙計也別去了。薇園故意到外面走了一次，大驚小怪的進來，問那家人道：「這一隻是什麼船？」家人道：「是廣大。」薇園道：「是到那裡的？」

家人道：「是到廣東的。」薇園大罵道：「好糊塗的東西！我好端端的到廣東做甚麼？我明明交代你是坐通州到天津的，怎麼就攪錯了。幸而我還留著心，早一點知道，不然等船開行了，這一遭白往來的盤纏誰認帳？」一席話罵得那家人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！薇園又頓足罵道：「還不快點收拾，搬到通州去？」

那家人聽說，方才手忙腳亂的拾掇起來，叫了小工人等搬到通州船上去。好在廣大泊在招商局金利源碼頭，離通州所泊的太古碼頭相去不過一箭之地，不多一會，就搬妥當，薇園就此到天津去了。

只有紫旒送過薇園之後，心中迄自好笑，以為這個冤大頭被我冤到廣東去了。到了次日，又寫了一封信給喬子遷，在報上載了那一段新聞，一並寄去。信內說是這件事越鬧越大了，此刻先要打點笠翁，一面和薇園商量，私下了結，但是薇園口氣甚大，就是李閒士那裡，也要點綴點綴，所留下之四千金，萬不夠敷衍，務希再匯若干來應用云云。這封信去後，滿意子遷多少總要接濟點來，誰知就如泥牛入海般永無消息。原來子遷和仲英兩個商量，深恐這件事情不妥，紫旒要說出自己蹤跡，依舊要到案，所以在蘇州住了兩天之後，便一同躲向常州去了。

紫旒這邊等不著回信，未免著急，暗想四千元將近完了，子遷處沒得接濟，豈不又要另打主意？忽然又想到金月梅處的二百元，尚未還他，不如先清了這一筆債，取回官照，方是道理。想罷，檢點了二百元票子，藏在身邊，走出了大馬路。

劈頭遇見了袁聚鷗，彼此拱手相見。聚鷗道：「我恰好要來看紫翁，有一件事商量，巧極了，我們吃一碗茶罷。」於是二人同到一壺春，揀個座位坐了。聚鷗道：「現在有一注生意，甚合我們做的；然而我輩中人，能知道經商脈絡的，卻沒有幾個，所以我想著了你。」紫旒道：「不知是一件甚麼生意？」

聚鷗道：「有一個杭州人許老十，去年在二馬路開了一家書局，下本卻有六七千，可惜用人不當，開不到一年，蝕了個不亦樂乎。前幾天把一部頂大的機器賣了，方才過節。此刻打算招人盤受。我想紫翁你可以做得。」紫旒道：「不知他要多少錢？」

聚鷗道：「紫翁如果有意，我便去討一篇細帳來。」紫旒道：

「明天就請拿來，我們商量著看。」聚鷗答應了，兩個又閒談了一會，方才散去。

紫旒出了一壺春，走到大新街口，忽聽後面有人叫：「紫旒！紫旒！紫旒回頭看時，卻是秦夢蓮。紫旒不免立定，夢蓮走近一步，拉了紫旒的手道：「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，不知可以不可以？」紫旒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夢蓮道：「請你碰和。」

紫旒道：「那裡？」夢蓮笑道：「還在那裡。就請同去罷。」

說罷，招了招手，叫了兩輛東洋車，一徑到了六馬路寶樹衙秦佩金家。原來座上先有了陳雨堂、袁伯黎兩個，房裡明晃晃的點了一隻大蠟燭，紫旒問是佩金生日，連笑著說拜壽。佩金也笑著周旋了一陣，便開場碰和。紫旒問起陳雨堂可知道許老十這個人？雨堂道：「他是我老朋友，怎麼不曉得？」紫旒道：「他開的書局怎樣了？」雨堂道：「這一向沒看見他；不大清楚，只怕生意好呢。」紫旒便不說了。八圈和過，紫旒輸了二十元，恰好雨堂贏了二十元，紫旒便扣了抵他的前欠。

碰過和之後，接著又吃酒，無非請來幾個熟人，不必多敘。

吃酒中間，夢蓮忽然離了位，拉紫旒到旁邊悄悄問道：「你可有洋錢在身邊？暫時借給我二十元。」紫旒道：「恰好沒有帶錢，所以方才輸了和，還要扣雨堂的前欠。你此刻要錢作甚麼？」夢蓮道：「這一和一酒，還有外面的打唱，都是我的。」

紫旒道：「看和別位商量罷。」夢蓮道：「別人只怕難，再說罷。」於是重新入席。紫旒留心看夢蓮，只見他向佩金耳邊唧唧噥噥了一會，佩金忽然沉下臉，變了色，一言不發。此時恰好花錦樓到了，紫旒也向花錦樓耳邊唧唧噥噥了幾句，花錦樓便揚聲道：

「五少大人在我那裡等著有話說呢！」紫旒聽說，便起身要走。夢蓮再三留住，草草吃過幾杯，依然起身，帶著花棉樓走了。臨走

又悄悄的約了陳兩堂隨後就來，便到花錦樓家去了。無非和那些老媽子、丫頭鬼混。

過了一會，兩堂到了。紫旒便問：「許老十的書局如何？」

請你代我打聽打聽。」兩堂道：「那個許老十？」紫旒愕然道：

「你方才說是老朋友，怎麼忽然又知道了？」兩堂想了一會道：「哦，哦，哦，我弄錯了。我方才當你說的是徐大軍機的兄弟徐老十呢。徐老十我是老朋友。」紫旒道：「你總喜歡胡說，我明明問你許老十的書局如何，你還答應生意還好？」

難道徐老十也有個書局不成？」兩堂道：「怎麼不是，同文書局不是姓徐的做總辦麼？」紫旒啐了他一口。兩堂自覺無味，歇一會說道：「你一定要找他，我明日總和你打聽來就是了。」

說著吹了兩口鴉片，便去了。紫旒也自回家。脫卸衣服時，摸著了一疊鈔票，方才想著不曾到金月梅家去，此時要去，也未免太晚了，只得安歇。

一宿無話，次日直到十二點鐘方才起來。袁聚鷗已經到了，拿了一張書局的帳交來。紫旒且不看，接過壓在硯台底下，說道：「我並不要做這個生意。等我拿去問一個朋友，倘有了消息，再給信罷。」聚鷗道：「紫翁不做，就是做個中人也好，好歹也落點中傭。」紫旒也隨嘴答應了他幾句，他便去了。紫旒看那帳時，卻是二號、三號、四號、五號鉛字俱全，統共約有一萬磅，其中上了架用過的約一半，還在箱子裡沒用過的也一半，還有一部日本機器，其餘小樣、架子、手盤、鉛條等，一應俱全，索價要三千六百元。看過依然放在桌上。

吃過午飯，方才袖了這一篇帳，走到二馬路，尋到了那家書局，踱了進去，指明要尋老辦。許老十出來見了，彼此通過姓名，問其來意。紫旒道：「蘇州有個朋友寫信來，要印一部書。久仰貴局的價廉物美，所以特來求教。」老十道：「不知要印甚麼書？」紫旒道：「要印一部《皇朝經世文編》。」老十道：「這是一部大書。不知印幾開的？用幾號字？統共印多少？」紫旒道：「大約總印一千。便是我也未曾清楚，不過先要問個價目，好揀便宜的做去。」老十道：「也要問明用幾號字，做多少大，每板幾行，每行幾字，才好算啊。」紫旒道：